

佩奇:让爱不被搁置

2018年1月31日,本报“大手小手”版刊登《养蛙能唤起生育意愿吗?》一文,分析了手机游戏《旅行青蛙》火爆微信朋友圈背后的情感与生育难题。

今年春节前,“旅行青蛙”已悄无声息,《啥是佩奇》爆刷微信朋友圈。

《啥是佩奇》视频很短,只有5分39秒。它讲述了一个扎心的故事:住在城里的2岁小孙子,在电话里随口说最喜欢佩奇,住在偏僻山村里的空巢爷爷就像热锅上的蚂蚁,吃不香,睡不着,一早起来,就开始四处打听啥是佩奇。终于,在新年与儿子一家欢聚时刻,拿出了亲自制作的鼓风机佩奇,满足了孙子的心愿,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

一般来讲,对于植入广告的视频,即便感到主题很好,网友怕有当托儿的嫌疑,也就是在少数群里与密友分享,而不会在朋友圈转发。为何《啥是佩奇》却让人们丢掉这个坚守已久的底线,纷纷转发呢?究其原因,这条视频的主题紧紧抓住了社会的热点和痛

点——如何在文化差异越来越大的时代,既对老人进行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改造,又不伤害老人那颗脆弱不堪的心。

生活在偏僻山村里的爷爷属于很固执的那种老头儿,他坚持用那款信号很差的老手机,坚持用电话跟儿子交流。这种落伍的生活方式势必导致他与住在城里的儿子交流很少。

被互联网时代抛弃的何止是这位农村老人呢?大城市里也不乏有这样的老人,他们拒绝新鲜事物,一如契诃夫在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里的别里科夫,性格孤僻,胆小怕事,恐惧变革。而这些,恐怕是大多数父母在年老时都会凸显的人格特点,无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高低。

而那些中年精英,大多集中在生活压力大的城市里,与身在农村的父母见面机会很少,交流的话题除了吃好喝好,甚至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交流的话题。他们和父母一样,想爱对方,却苦于找不到方向,找不到一个点。爱

与关怀,就这样被搁置,一代又一代。

于是,当老人不在世了,子女才开始悔恨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这个魔咒一般的痛,持续到余生的每一个团聚日,甚至还可以衍生出中年恐老症,害怕自己老了以后,也会像父母一样,在亲子沟通上,与自己的孩子“咫尺天涯”。

如何让老人晚年生活得有趣一些?《啥是佩奇》给出了鲜明的答案:一家人,多交流,多创造聚会的机会。

子女只要多用心找切入点,就有机会改变老人保守而封闭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,让他们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实现无缝对接。

在《啥是佩奇》片尾,爷爷跟儿子一家在看电影,他拿着智能手机接老乡的电话:“我知道啥是佩奇啦!它爹是猪,它娘是猪,一窝猪。”完美的大结局,让网友们带着眼泪笑了。

让老人活得好,活出质量与生命的尊严,而我们将一生无憾。

李海清



我的宝贝我来SHOW

孙奕辰



出生年月:2016年10月14日
身高:98公分 体重:15公斤
爷爷、奶奶寄语:越长越帅,人见人爱,快快成才!

阶层的符号无处不在

对埃尔来说,世界的颜色是灰的。她家位于纽约一个治安混乱的贫困街区,街区周围终日警笛长鸣。她家经常缺钱,有时连肥皂、卷纸这样的生活用品都买不起。

突然有一天,埃尔收到了一封来自哈佛大学的录取邮件,哈佛提供的全额奖学金让她付得起高昂的学费。“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,”埃尔说,“我再也不用像父母一样受苦了。”

可是,进入哈佛之后,焦虑和失落一直没有离开。

大学一、二年级,她在课堂上很少开口,因为担心用错词,发错音。埃尔的父母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,在家里,父母说西班牙语。埃尔出生在纽约,但她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学到英语。正因为如此,虽然在阅读的时候能够理解许多单词,但她不敢大声地把这些词说出来——很少有人会纠正她的发音。

经济背景还影响到结交朋友。“你会因为支付不起一些费用而被朋友圈淘汰。”埃尔说,“比如,如果有人问,我们去餐厅吃饭后去看电影吧……你只能悄悄离开。”

在同龄人谈论购买一件200美元的衣服,或者去国外度假的时候,埃尔总是不知道怎样加入讨论。

“那些有钱的孩子,常常意识不到这种谈话会让别人产生什么感受。”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,因为那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,但总会误伤其他人的自尊心。因为交友困难,埃尔选择一个人居住,她觉得自己没法忍受和“特权阶层的人”当室友。

有时,课程的设置也会让贫困生感受到来自上层的“压迫感”。比如,在最近的一次社会学的课上,教授让学生们定义自己的社会阶层。这个议题让埃尔很不舒服,因此她拒绝参与:



寒门学子进入常春藤名校之后

“当着那么多同龄人承认你很穷,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。”

奖学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

曾几何时,进入常春藤名校是美国精英家庭子女的“特权”。进入新世纪后,哈佛、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名校决定改变游戏规则,给予贫困家庭子弟全额奖学金,每年最高可达5.9万美元。

但减免学费只是帮助寒门子弟克服了第一个障碍。“上名校是一场彻底的文化冲击。”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特德·怀特说。

特德出生在牙买加平原一个工人家庭,父亲是位公交车司机。他感觉,哈佛大学不是为自己这种背景的孩子设立的。许多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创立公司或公益组织,而他们的资源一般都来自父母。“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。”特德说。

毕业之后的去向也让穷孩子们紧张。名校中的大部分孩子能依靠父母的关系到大公司实习。即使单看个人表现,在面试的时候,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会占据优势,因为他们表现得更加自信和从容。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普遍存在自信问题,他们从来没见过大公

司里的律师、高管或华尔街精英。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见识职场精英的世界。

有时,特德会觉得入读哈佛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,尽管他知道,进入哈佛可能让他远离父母那样终日为经济挣扎的生活。

富裕家庭的孩子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上一辈的各种“福利”时,贫困的孩子却要时时想着反哺父母。拉美裔学生亚历杭德罗·克劳迪奥曾经苦恼地对一位富裕的朋友说:“妈妈这几天问我有没有余钱,可以用来支付账单。”他的母亲是一位日托中心的保姆,父亲是个焊工。

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

耶鲁大学的朱莉娅·迪克森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老二,父母是经营食品摊的小贩。如今,她戴着黑边眼镜,涂着茄子色的唇膏,看上去已经和从前的那个乡村孩子大不相同。

藤校里的贫困学生最初可能感觉自己不属于校园,然而慢慢地,他们会逐渐感到,自己也不属于原生家庭。“他们在学校的时候,心心念念想要回家”,布朗大学老师罗莫说,但藤校教育对他们的语言、外表和行为都进行了改

造,“他们不再适应从前的生活了”。

艾莉·杜普勒是耶鲁大学的学生,她有一头红褐色的卷发,戴着银色耳环。耳环是在土耳其买的,那次旅行由耶鲁资助。艾莉曾和自己的单亲母亲住在一辆拖车上,一直住到六年级。后来,她每天需要乘坐单程两小时的公交车,才能到一所好点的高中上学。“在校园里呆的时间越久,我越感到自己不属于低收入群体。”艾莉认为自己能更好地融入耶鲁是因为她是白人。“一般来说,如果不主动暴露家庭背景,大家都会以为我和大部分白人孩子一样,来自中产家庭,住着郊区的大房子。”

艾莉喜欢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,这让她觉得,自己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。尽管如此,毕业仍然迫在眉睫。“我觉得自己正在一个梯子上往上爬。如果毕业了,我会不会滑落回去呢?”

让学生意识到拥有权利

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·杰克致力于研究“名校低收入学生”问题。他发现,低收入学生能否获得成功,与他们能否获得“社会文化资本”息息相关,比如他们是否能和富裕同学一样,意

识到自己“拥有权利”,能否意识到和教授“一对一关系”的重要性,努力获得教授的推荐,等等。杰克说,贫困学生经常疏远教授这样的“权威人士”,而中产家庭的学生们很容易就能和“权威人士”形成良好的互动。

有研究表明,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向别人请求帮助,因为他们相信资源是向他们开放的,自己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;而贫困学生习惯于自己完成所有事情,因为他们的父母学历往往不高,不会在学业上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,所以他们上大学后也想不去“写作中心”这样的地方要求额外的辅导和帮助。

缺少资源、缺乏寻求帮助的能力,真会影响学生的毕业成绩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在全美国,作为“家庭第一代大学生”的低收入学生,其本科毕业率只有11%左右,也就是说,100个穷孩子考上大学,只有11个能毕业。

朱莉娅说,她正尽力学习“不再把金钱当作定义自己身份的关键要素,金钱是我学着不再去纠结的东西。我把这大学四年视作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。”

布鲁克·里·福斯特

寻找弃婴(弃儿)生父母公告

本公告刊登日期为

2019年1月23日

宝山区

姓名 李惠子

性别 女

出生年月

2003年3月15日

2003.5.23 在月浦三村菜场拾拾

被拾到时随身携带物

无

身体特征 无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young girl with dark hair, wearing a white collar. S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.

民政局收养登记科

为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,现将拾弃婴儿的情况进行公告。请弃婴儿的亲属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,持有效证件与本报广告部联系,逾期无人认领,将按有关规定安置弃婴儿。